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花影集 翟吉翟善歌

成化乙未冬，予與諸友臨簷負喧而坐。話間，一龍曰：「昨見一士人，其名可喜，姓翟氏而名吉。意翟音近擇，一凡人家婚喪宅葬，未嘗不由擇而行，雖非大故，然其用意之妙，似無餘蘊矣。」眾皆歎賞。一友徐曰：「以予論之，未若名之曰翟善，豈不佳乎？夫善者，眾福之基，若事事擇善而處之，其吉不待趨而自在其中矣。若然，真所謂棄本而逐末。正如不耕而望食，不織而望衣，得乎？」眾復大笑，改稱之。予更從而折其中曰：「凡修齊治平是皆本乎善，善乃為人必由之徑，日用常行之事，豈可斯須遠也？其所擇者，形同實異，惡損好益之謂也。」眾亦稱之。是後予思諸友之博論，正中日前之弊。今之人家往往有不可勝道之弊，肆不在懷，何但擇善與不擇善者哉！且如人家一有婚喪宅葬之事，輒起趨吉避凶之疑，多方占擇，不顧義理，至於悖道違天，無所不至。殊不知不測之禍至不旋踵，可勝歎乎！又人多狹淺，性復多忌，或聞微論，必加震怒，至於幽隱不堪容之事，雖在介疑，恬不著慮。及至事失，亦復苟順自受。呵呵，誠可笑也！誠可歎也！予睹斯弊，深自惕警，不揣鄙陋，僭立新意。以婚喪宅葬為擇吉，警樂僧尼巫媼奴婢為擇善，分為二途，類為八事，各序小引，聯作俚言，名之曰「擇吉擇善歌」。非敢擅立彼此，意在賢者知警，而愚者之少戒耳！

夫婚姻者，人極之先，五倫之本，正閨門以及家邦，承宗祀以延後嗣，乃天地工用之端也。凡求婚者，當先觀其父何如，則其母之婦道可知。其母既知，則女範得矣。今之人則不然，一有婚姻，乃心財利，或專在吉凶，殊不知貧賤富貴在天，吉凶在我。茫然顛倒，曷勝歎歎！曷勝歎歎！

當世婚姻真可笑，不求懿德求才貌。富家有女媒氏忙，逆料妝奩向人道。貪愚一聞心預期，晝夜尋思念不移。那度彼此事可否，亂投瞽卜占筮龜。瞽卜吉凶豈能斷，往往隨口乘人便。命合紅鸞便進財，自此家門都改換。千謀萬慮過門來，貧苦追陪富倚財。婦驕悍怠怙指教，家業從此成頹衰。嗚呼！擇吉兮，吉安在？宜當聽取文公戒。還娶不若吾家女，慇懃趨事心無外。

夫人之喪親也，當傾天之禍，一痛之外不知有生，何暇他顧？緣以承宗為大，聖人節之以禮，乃教民不以死傷生，昭諸經籍，立萬世經常之法。今之匹俗，賄成儀而不遵，冒欺悖是聽，指親魂為殃，而舉家避殃。寫父名設獄，而請僧破獄。省棺衾以資佛事，節哀痛以遂人情。對柩歌舞，臨壙開筵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！

堪歎人子居喪次，不追罔極先人事。急請陰陽問吉凶，更推時日求避忌。棺衾朽薄才掩形，歌管連宵不少停。珍饌預陳酬往復，繞鼓轟天誦佛經。紙札幡幢苦周辦，破產勞生為人看。臨壙那論親永違，緊顧齋堂恐客散。嗚呼！擇吉兮，吉何辜？以此兒孫有若無。幼勞之恩至如此，回頭請看林間鳥。

宅者安處之所、偃息之處也，所以界分局而庇風雨者也。近市井則有繁華交易之利，近田野則有稼穡之宜。其規模依地勢之方圓，其華樸稱家道之貧富。今之人則不然，多惑於求食之術，謂門何如可以致財，向何如可以致官。取八字，合支乾，排年時，推姓屬，移西就東，拆門倒戶。貧者反致傷財，富室或因致禍，愚莫甚焉！

室屋本自庇風雨，大小橫斜稱規矩。不思本分信陰陽，妄引官商角徵羽。或將年命合三奇，衝避神殺隨干支。春和秋爽不修造，選在隆冬暑雨時。開門放水斜調向，鄰家有礙誰能讓？或遭改拆損資財，或因毆鬧動詞狀。嗚呼！擇吉兮，吉不足，初然謀笑反成哭。益時將就損時修，省事省心都是福。

葬者，藏也；擇者，取地之宜也。勿就岐下，畏水汨也；勿近城市，畏遷易也；所以擇宜者，欲其久安而永固也。春秋謂「某公弗克葬」，言兩也，亦未嘗言及年月之利鈍，塋地之吉凶。今日所為，殆盡俗穢，至有暴露父母，待利數年，遷徙祖宗，就吉幾處，損恩利己，信惑聽人。殊不知體魂宜安，倬敬宜謹，事事反之。故世之遷墳就吉者，多致喪敗。吁！可歎也歎！

近來安葬論風水，至於儒者不明理。妄言擇葬家富昌，風水不佳至貧窶。八針砂水識來龍，貪狼回獲相朝逢。點穴遠近辯係忽，咫尺錯定吉凶。因此愚夫幾遷徙，祖父朽骨不安庇。暴柩停棺待利年，因虛傷實是何禮。嗚呼！擇吉兮，吉莫誇，前人諺語真不差。山頭有塊王侯地，何不將來葬你家。

往者瞽目緣衣食，故多習為神官小說，演唱古今。愚者以為高談，賢者亦可課睡，此瞽者瞻身之良法，亦古人令瞽誦詩之義也。今茲特異，不分男女，專習弦管，作豔麗之音，唱淫放之曲，出入人家，頻年集月，而使大小長幼耳貫心通，化成俗染。他時慾望其子女為節義之人，得乎？況其居宿不界，尤有不可勝言者。吁！

瞽夫瞽婦事弦管，以此愚蒙多狹款。出入通宵總不疑，穢曲淫聲那知慘。但知斯人目己盲，外觀不擾內觀明。慣通市井奸欺事，專俟人家邪正情。人家有大還有小，終朝教訓尚難曉，何況反令親鄭聲，真是家長行草草。嗚呼！擇善兮，善有常，莫若不用最為良。非惟習俗傳昆後，亦恐風傳話短長。

世之僧尼出家者，謂其躬盡其道欲為佛者，非也。又謂欲其所為而為之者，亦非也。不過為愚父愚母舍以出家，或有他故而棲身於彼者。然其滋味情慾，豈得外乎人哉？是皆不得已而為之者也。既托於人，非財即色。每見其溫言遜色，好惡不爭，斯所謂「人之術也」。既入其術，得脫者幾希。愚夫愚婦求益致損，嗚呼，丑莫甚焉！

僧尼來往纏門戶，送茶送菜送文疏。日親月近漸不疑，叫父呼娘成主顧。變換狂邪作至真，助忙濟急巧相親。色財兩欲常窺便，夫婦相容各有因。上元中元四月八，欲求混會巧生法。燃燈浴佛供盂蘭，通宵男婦亂游狎。嗚呼！擇善兮，求斯情，請君默想心當驚。杜微消著賢者道，不爾與論虧家聲。

可笑今之人家，不論賢愚貴賤，大小事務皆由乎婦人。至有剛果之夫，亦且半之。凡遇疾病。輕則藥婆，重則師娘，或投以無名之藥，或禱於假降之神。嗚呼！人命家聲，付之於有損無益，此故已矣。然此等婦人，往來人家，為奸為盜，為妖為孽，誘內通外，鼓弄妻妾，勾引奴婢，所為之非，不可概舉。噫，可畏也哉！

俗家有疾不論理，盡孝行慈事神鬼。邀請師巫丑作為，擊鼓搖鈴掛錢紙。將軍花姐及先鋒，頃刻而婦為而翁。不限高華與寒賤，可憐一旦同斯風。穩婆牙姥更多弊，妻妾敬彼緣有謂。勾引淫風內外通，誘啟資財為魘魅。嗚呼！擇善兮，善何窮，勸君宜早除斯風。自今治疾還從理，免使旁人笑瞽聾。

凡蓄奴婢，所以代勞而執事也。雖有良賤之殊，然於口體非二，當知其飢寒，察其勞苦，於功過之間情責情怨。年既長，則皆配之，分其親疏，別其內外，則當矣。而乃豢如禽畜，飢寒不知，勞苦不惜，動加鞭撻。奴大不為娶妻，婢長而妻妒不時錄用，含糊不明，關禁不嚴，親疏不辨，混然同處，慾望不失事者，幾希！